

淮西吴元济叛乱，裴度统帅军队平定，李愬雪夜奇袭蔡州擒获吴元济。韩愈奉诏撰写《平淮西碑》，后段文昌重新撰写《平淮西碑》，出现“一碑二文”历史奇观——

淮西平叛风云录（下）

■本报记者 陈全义

李愬雪夜奇袭蔡州（今汝南县）为唐朝“元和中兴”起到了关键作用。此战堪称历史上的经典案例，彻底平定淮西叛乱，使藩镇割据局面得到有效遏制。

出奇制胜的战场传奇

李愬雪夜入蔡州这段历史，在《资治通鉴》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中均有记载。李愬每收降淮西士卒，必亲自召见询问，因而对叛军的防务了然于胸。此前军法规定，收留敌人间谍者将被诛灭全家。李愬废除了这条法令，让部下厚待间谍。间谍反而将敌方情况报告给李愬，使他更加了解叛军内部虚实。

陈浑节度使李光颜以勇猛冠绝全军，叛军调全部精锐部队去抵御他。李祐见奇袭的条件已经成熟，向李愬献计道：“蔡州的精锐士兵都在洹曲和四周据守。守卫州城的都是瘦弱衰老的士兵，我们可以乘虚直抵蔡州城。等贼将得到消息，吴元济已经被擒获了。”李愬认为此计可行。

元和十二年（817年）十月初七，李愬派判官郑元绍到郾城，秘密向宰相裴度报告。裴度说：“用兵不出奇计就不能取胜，李愬的这个计划很好。”

十月初十夜，李愬命令马步都虞侯、随州刺史史旻等人留守文城栅，命李祐、李忠义率三千敢死队为先锋，自己与监军率三千人为中军，众军趁夜色突袭蔡州城，全歼守军及哨兵，占据营寨。李愬命士兵稍作休整，进食干粮，整顿马具，留五百人驻守，并破坏洹曲周边桥梁，随后连夜率军出寨。诸将询问去向，李愬宣布：“直取蔡州，活捉吴元济！”众将大惊失色，监军哭道：“果然只是李祐的奸计！”但军令如山，众将只得率部向东南方向急进。此时夜深天寒，风雪大作，旌旗撕裂，人马冻死者随处可见。天色漆黑，自张柴村以东道路官军无人认识，人人自以为必死无疑，但因畏惧李愬，无人敢抗命。李愬分派五百士兵切断洹曲的交通要道。当夜严寒，士兵有十分之二三被冻死。另派五百人封锁朗山的山路。部队从张柴村出发行军七十里，等抵达悬瓠城时，已是深夜时分，雪势愈加猛烈。城郊有一处养鸭棚的池塘。李愬命令士兵惊扰池中的鹅鸭，利用它们的扑腾声掩盖行军响动。叛军倚仗吴房、朗山的天险，毫无戒备，竟无人察觉唐军的行动。

李愬占据蔡州抗命朝廷以来，官军已有三十余年未至蔡州城下，因此蔡州守备极其松懈。四更时分，李愬率军抵达城下，无人察觉。李祐、李忠义在城墙上凿坑穴率先登城，勇士们紧随其后。守门士兵尚在酣睡，悉数被杀，仅留吏夫照常击柝报时。唐军趁机打开城门，放主力入城。到内城如法炮制，全城仍浑然不觉。鸡鸣时分雪停，李愬进驻吴元济外宅。有人急报吴元济：“官军杀到！”吴元济卧榻未起，讥笑道：“不过是俘虏闹事，天亮便杀尽他们。”又有告急者：“城已陷落！”吴元济仍辩称：“定是洹曲守军来索要冬衣。”起身至庭院细听，闻李愬军中传令声：“常侍（李愬官衔）有令！”应和者近万人。吴元济方大，大惊失色道：“李愬有何能耐，能到达此地？”急率亲兵登牙城（唐代卫护节度使住宅的内城）死守。

当时董重质率领一万多精锐部队驻守洹曲。李愬道：“吴元济最后的指望，就是董重质的援军！”于是亲自探访董重质家属，给予优厚抚恤，派兵子带着亲笔信前去劝降。董重质独自骑马来到李愬军营，身穿素服，额头涂泥以示谢罪归降。李愬却以接待贵宾的礼仪亲自迎接。李愬命李进诚攻打牙城，先攻破外城大门，夺取了武器库。次日再次进攻，火烧南城门，百姓纷纷背着柴草助阵，城墙上射下的箭矢密集如刺猬硬毛。黄昏时分城门烧毁，吴元济在城头请罪，李进诚架起云梯将他押下。李愬用囚车押送吴元济前往长安，同时向宰相裴度报捷。申州、光州及各地驻军两万余人相继投降。

吴元济被擒后，李愬严禁杀戮。凡是在吴元济帐下任文书、厨役、马夫等职者，全部官复原职，以安民心。李愬率军驻守鞠场恭候宰相裴度。次日裴度抵达时，李愬全副戎装于道边相迎。裴度正要谦让回避，李愬郑重进言：“淮西久失君臣纲纪，正需您向天下展示朝廷威仪。”裴度遂以宰相之仪接受参拜，在场军民无不震撼。

李愬率军返回文城栅时，众将领请教导：“当初您在朗山战败却毫无焦虑，攻取吴房外城又主动放弃，顶着暴雨风坚持行军，孤军深入敌境也毫无惧色，最终竟能成就大功，这些决策我等始终不解，敢问其中奥妙？”李愬解释道：“朗山失利，正是要让叛军轻视我军而放松戒备。若当时攻占吴

房，守军必逃回蔡州协防，因此故意留城以分散敌军兵力。选择风雪交加时进军，敌军烽火信号无法传递，自然无从察觉我军动向。孤军深入虽险，却能让将士们同仇敌忾、拼死奋战。谋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若计较一城一地得失，患得患失之间，岂能成就大业！”众将听后无不叹服。李愬治军严于律己而厚待士卒，善识人才且用人不疑，临机决断毫不迟疑，这正是他克敌制胜的关键。吴元济被押解到京城后，唐宪宗亲临兴安门举行献俘大典，文武百官在城楼前行礼庆贺。随后，官兵将吴元济押解至太庙、社稷坛行献祭礼，并押赴东西两市游街示众，最终在独柳刑场将其处决。吴元济之妻沈氏被打入掖庭为奴婢。吴元济之兄弟二人、儿子三人，被发配流放江陵，后被杀。判官刘协等七人也被斩首。随着光州、蔡州等地的收复，这片土地终于重新回到朝廷管辖。

李愬平定淮西后，各藩镇恐惧不安，纷纷上表归降。藩镇割据的局面暂告结束，唐朝又恢复了统一。

当初，吴元济发动叛乱时，自恃凶悍骁勇，但治军毫无纲纪。其麾下将领赵昌洪、凌朝江、董重质等人各自拥兵割据，对外劫掠。李师道从郾州贩运私盐，其势力范围横跨宁陵、雍丘一带，韩弘虽知情却不制止。吴少诚拥兵割据淮西地方已逾三十年，朝廷军队屡次征讨，始终未能逼近其核心城池。叛军曾击退韩全义，打败于讷，所以骄横凶悍毫无顾忌。加之叛军依仗城池坚固，又有水泽环绕、地形迂回之险，致使朝廷集结天下兵马围攻三年，仅攻克一两县。直至朝廷罢免高骈、李迺、袁滋等无能将领，各路军队方始全力进攻。此后，朝廷调集阴山沙陀精锐骑兵与邠郾骁勇步卒，得李光颜、乌重胤等将领拼死奋战，更赖宰相裴度亲临督战，破解叛军首尾呼应的战术，终以雷霆之势擒获元凶吴元济。

元和十二年十一月，朝廷把蔡州的郾城县升格作为滁州，分出上蔡、西平、遂平三县隶属于该州。唐宪宗颁布诏令：授予李愬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兼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、襄邓随唐复郾均房等州观察使等，加封上柱国勋爵，晋封京国公爵位，享有三千户食邑与五百户实封，并对其一个儿子直接授予五品实职官位。《旧唐书·吴元济传》史官认为：“治理混乱的局面需要依靠形势，而混乱的局面一旦形成，就难以迅速治理。长源用严法约束骄横的军队，结果灾祸立刻降临；而董公采取宽厚怀柔的政策并非没有道理。古代名将若使用阴谋诡计或心怀怨望，其家族少有能保全的。董秦起初秉持忠义，常发仁厚之心，理应显贵荣耀，但当他失身后竟心怀邪念，很快便像淮阴侯韩信一样被诛杀，实在令人叹惜！吴少诚是李希烈叛乱的祸根，虽然他策划夺取了李希烈的军队，但他的后代却灭亡了。而吴元济效仿李希烈的狂妄悖逆，可谓目无天地，人心险恶竟到如此地步！由此可知，君王治理天下的方法，怎么能够忽视呢？”

《旧唐书·吴元济传》史官赞曰：“圣明睿智的君主，对待名分与权柄慎之又慎。心怀不轨的臣子，一旦得势必生暴乱。董秦心怀怨恨而家族被灭，吴元济狂妄悖逆而遭诛杀。那些热衷作乱、沉溺祸端之徒，当以这些人为镜鉴！”

《旧唐书·李愬传》史官认为：“当初，李晟收复京城长安时秋毫无犯，市井秩序如常；等到李愬平定淮西蔡州，又继承了父亲李晟的作风，再现了这股仁德。李氏父子相继建立不世功勋，虽其兄弟皆掌兵权，但功绩难与李愬比肩，近代无人可与其相比。李愬立身行事有自己的准则，生活节俭且不违背礼数，他的弟兄们凭借着父亲的恩宠，都以拥有豪华的车马和高大的住宅为耀，只有李愬多次升迁担任重要军镇的节度使，却只居住在祖上留下的一所旧宅院里。可惜晚年疏于治理任能，幕僚中多是庸才，以至手下的官吏趁机做坏事，军令不严，令其声誉受损，实为千古憾事！”

《新唐书·李愬传》史官认为：“李愬为人处世极为节俭朴素，他的兄弟们都倚仗家族功勋享受荣华富贵，整日装饰车马、夸耀宅第，唯有李愬始终居住在父亲留下的旧宅院里，从未扩建修饰。当初，李晟收复长安时，城中商铺照常营业未受惊扰。李愬平定蔡州后，也延续了这种治军风范。他建立的功业堪称奇迹，是近世以来罕见的传奇。晚年虽然对选拔人才有所疏忽，又与郑注交往密切，但后世评价者并不因此否定他的贤德。”

“一碑二文”的历史奇观

淮西之乱平定后，唐宪宗特命跟随裴度一起出征的韩愈撰写一篇《平淮西碑》，歌颂这次大捷，并在蔡州城北门外刻石立碑。由于碑文甚少提到李愬的事迹，李愬心中感到不平。李愬的妻子韦氏，其母唐安公主是唐德宗的女儿，自幼懂孝，深得唐德宗宠爱，许配给秘书少监韦宥，在随唐德宗逃难途中去世，后被追册为韩国贞穆公主。因这层关系，韦氏可以自由出入宫中。在韩愈撰写《平淮西碑》后，韦氏认为碑文没有显示出李愬的功劳，便屡屡在唐宪宗面前诉说。最终唐宪宗下令磨去韩愈的碑文，让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《平淮西碑》。后来，两碑文并行，于是出现了“一碑二文”的历史奇观。

韩愈版的《平淮西碑》内容已经在《尽忠报国 名垂青史——大唐中兴名相裴度传奇（下）》中说过，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段文昌版的《平淮西碑》（《全唐文》卷六百十七，为便于阅读译为现代文）：

天地运行自有其律，文治武功缺一不可。圣明君主治理天下，本应以礼乐教化万民，但若遭遇悖逆异常之徒，则必以武力匡正秩序。自黄帝诛蚩尤，商汤伐夏桀，周武灭殷纣，皆是以仁义为根本的征伐之道。唉！开创基业的君主，历经辛劳之后才能安定天下；遵守成法的君主，安于太平而往往忘记战争的威胁。在一个朝代的中期之后，还能再次让百姓安居乐业，这是从未有过的，而如今这样的盛事却出现在我们圣明的大唐。

大唐开国以来，唐高祖、唐太宗率领着仁义之师，终结隋末乱世，他们的武功和祖先的业绩，百代都应当恭敬地继承。唐玄宗更是内除奸佞、外定边疆，以此来延续文治时代的辉煌，彰显帝王的圣明。然而，灾祸往往从细微之处引发，动乱在看似太平的局面中产生。安史之乱骤起，那些强悍的藩镇势力，在两河地区盘根错节，朝廷的权威得不到彰显，河朔藩镇割据长达六十年之久。唐肃宗、唐代宗亲自剪除了大奸大恶之人，同时致力于休养生息；唐德宗、唐顺宗观察天象和人事，认为国家实现太平的时机尚未到来，不祥之气仍然凝聚，直至当天子即位，方迎来转机。

当今陛下掌控天下，如日之出，端坐在皇位上，向着光明。他顺应天意，决心扫平天下。他不因为是为万乘之尊而骄傲，不把握四海财富视为富足，遵循着大禹栉风沐雨、为民操劳的志向，有着汉光武帝深夜处理政务的勤勉。他认为，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，使汉朝百姓得以安宁；周成王剪除三监之乱，使周朝的教化得以普及，现在怎能在祸患未除时期望德教兴盛？昔日，李琳仗仗着靠近外族的险要地势，刘辟凭借着西南的险要山川，李锜占据着长江的要冲，王承宗依靠着太行山的险阻，这四个凶徒相互勾结，相继破坏纲常，在三四年的时间里，他们最终相继覆灭。成德节度使张茂昭率中山之地举家入朝，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率全魏之地全家归京。在正义之风的感召下，各地藩镇望风归顺。徐州张愔应召而来，横海节度使恭敬朝见；昔日论及虞虢存亡、分析相互依存之势者，如今皆倾心效力、尽忠朝廷。不久，麒麟出现在巴蜀地区，黄河在鄯卫变清，天降祥瑞预示大唐中兴。

淮西地区，山脉连绵，地势险要，控制着吴楚之地，靠近京城。这里有如同汉光武帝濯龙池一般的富饶之地，也如同冀州一样是盛产良马的地方，兵器如雪般闪耀，骏马如云般聚集。吴少诚、吴元阳、吴元济这两个家族的三个凶徒（吴元济是吴少阳的儿子，但他们俩与吴少诚不是一个家族，故曰“二姓三凶”），凭借着险要的地势叛乱。吴少诚死后，其子吴元庆被吴少阳所杀。甲午之年（宪宗元和九年，即814年），吴少阳（原文为吴少诚，有误。吴少诚死于元和四年）积累的罪恶致其死亡，剩余的祸殃报应在他的子嗣身上，淮西地区弥漫着不祥的气氛。圣明的陛下欲抚慰百姓、清除冤孽，仍派使者持节吊唁，彰显怀柔之仁。然而吴元济劫持众人，抗拒朝廷的使者，罪恶滔天，肆意叛逆，劫掠叶县，焚烧舞阳，侵犯襄城。伊洛百姓震动，东都危在旦夕。陛下询问朝廷大臣的意见，众臣都害怕战争，希望可以

让吴元济不遵常礼守丧，只在居丧期间暂时穿着黑色的丧服，并建议授予他调兵遣将的兵符，以此来满足他的愿望，休兵罢战。天子深思熟虑，果断决策，独自发出圣明的旨意，没有听从从众人的意见，决定平定叛乱。这就如同汉宣帝听从赵充国屯田的建议、晋武帝决定平定吴国的大计一样，圣明的君主意志坚定，众人的各种疑虑自然消除。

于是，陛下召集了积极参战的军队，得到了如同雄鹰般的将帅。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，曾平朔方、定蜀地，作战时双矛如电、孤剑似风，如鸿异领军、楼玄卿率骑，雄武之气可扫妖星，他统领魏博、河阳、合阳三军，从临颖进发。河阳军节度使乌重胤（原文为“乌重允”，有误），在王承宗谋逆时，精诚响应王师，能如擒魏豹、缚吕布般制敌，见识中正，可改叛逆之人习性。他增领汝海之军，统朔方、义成等七军，从襄阳进军。宣武军节度使韩弘（原文为“韩宏”，有误），派子韩公武率

一万二千精兵集结洹曲，韩公武能遵师命、成父志。寿春太守李文通，熟谙军事，善守城池，统宣武、淮南等五军，扼守固始要地。鄂岳都团练使李道古，先辈曹王李皋有武勇，曾取安陆，他承先辈威名，据五关之险。唐邓随节度使李愬，温和敏捷、善断有谋，率山南东道、荆南二军，从文成东进。

陛下命御史中丞裴度，传恩抚军，宣示旨意。古时用兵，必选元帅以统一指挥。陛下任命宣武军节度使韩弘为诸道行营都统，授以重权，让他谋划战略、发布严令，打造纪律严明之师。但历经两年，贼巢未破。陛下又命枢密使梁守谦，宣天子威严，督率诸将。于是，将士如甘宁般勇登城墙，似李君文殷志在郾城，烧上蔡、拔郾城，断贼羽翼、扼贼咽喉。如黄帝蚩尤、武丁伐鬼方、周公诛淮夷，圣师讨逆，也需三年方定。朝中大臣都认为军队长期征战劳苦，应当决断时机，来安定天下。陛下又命丞相裴度，领淮蔡节度之权，抚将士之心，其仪威严。他如同邓禹般拥有众多的旌旗，如同窦宪般拥有盛大的幕府，四匹雄马高大强壮，前往藩镇宣示天子的旨意。

此前，李光颜、乌重胤、韩公武同心协力，营垒整齐排列，如同常山之蛇的阵势，首尾相互呼应。勇猛的胡骑，纷纷纵横攻击，追逐残余的叛贼如同驱赶鸟雀，猎杀残寇如同捕捉狐狸。各种兵器像树林般密集，军队驻扎在洹曲这个地方。裴度到后，将帅士气更振，军队在夜色中偃旗息鼓强行军，凌晨攻破关隘，贼人集中精锐骑兵，来防备洹曲的唐军。

唐邓随节度使李愬，刚统领伤疲之军，逐渐激励着败军的士气。城池孤立无援，地势危急，却能养威蓄势，不露锋芒，培养出如同貔貅和猛虎般的威严，从未有过恐惧的神色。他收复了文城栅，使吴秀琳归降，攻下兴桥，并擒获了李祐。李祐果敢且多有谋略，众人对是否留下他意见不一，有人认为留下他会成为祸患，对军队不利。李愬内心真诚明智，信而不疑，命令解开李祐的束缚，将亲兵交给他统领。李祐感激之情，从九死一生的境地中产生；他纵横谋划的计策，果然如同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奇计般奏效。

十月初十（原文为十六日，有误）夜，阴气凝重，雪花纷飞，天地仿佛都被封闭了。李愬派遣将领史夏、仇良辅留守文城栅，防备敌人的侵犯；命令李祐率领三千精锐骑兵作为向导；自己率领三千中军，与监军李诚义相继前进；又派遣将领田进诚率领三千士兵殿后压阵。郊外阴云密布，寒冷得手指都要冻掉，他们在夜色中偃旗息鼓强行军，凌晨攻破关隘，在淮水之畔摆开阵势，最终擒获了叛贼吴元济。此役如同魏军用田畴作为向导奇袭卢龙、邓艾由岷山直取绵竹，都是以奇制胜，李愬这次行动，堪与古人媲美。

五十年未能诛灭的叛贼，在一朝之间被荡平。洗雪了宗庙长久以来的耻辱，使百姓得到了极大的安宁。周朝以来，没有比这更盛大的功绩了。陛下论功行赏，韩弘升侍中；李光颜、乌重胤封司空；李愬为左仆射、山南东道节度使；韩公武加散骑常侍、郾坊丹延节度使；李道古升御史大夫；李文通加散骑常侍。王师获赏，淮西百姓得惠，朝廷葬骸骨、赦罪错，百姓生活太平，四方皆服。丞相裴度回朝，加授金紫光禄大夫，封为晋国公。陛下顾念淮西地区，希望百姓能够休养生息，于是挑选了奉公守法的官吏，来抚慰百姓的疾苦，任命宣慰副使、刑部侍郎马总担任淮蔡地区的长官。

天子在云台商议将领们的功劳，追念赞美各位将帅，将他们的功绩刻在金石之上，以宣扬他们的功勋。朝中大臣们共同谋划，各位将帅纷纷推让功劳，推崇义士，不敢贪图上天的功劳，皆认为功劳归于陛下的圣德。于是，官员诸侯上尊号、彰圣号，陛下声名传千古、播蛮夷。陛下命臣段文昌在淮水畔刻铭，希望读过《周雅》的人，会赞美周宣王的中兴之功；看过《剑阁铭》的人，应警惕蜀川凭借险要地势叛乱的教训。

铭文如下：天有肃杀，万物以成。雷风为令，霜霰为刑。君有武节，四海以宁。陈之原野，阻以甲兵。在昔圣主，格于邦国。武以禁暴，刑以助德。牧除害马，农去蠹贼。苟非戎功，孰静群慝。明明我后，神算精微。九重独运，千里不违。宵衣旰食，再安中寓。始翦荆榛，旋夷蜀虜。丹徒徙孽，白门缚虏。服兹四罪，岂劳一旅。淮夷乱，四十餘年。长蛇未翦，寰宇骚然。逮於尊童，逆志滔天。怀柔匪及，告谕罔悛。帝念生人，乃申薄伐。飞将鹰扬，前锋电发。嵩坛命信，灵旗指越。戎武惟扬，氛氛未灭。集於洹曲，决战摧凶。势略临晋，维留奮中。

桓桓襄帅，奇谋成功。浮霏暗渡，束马潜攻。合以长围，绝其飞走。布德妖妖，升城获丑。商不易肆，农安其亩。洹曲残兵，投戈束手。帝嘉群帅，赏不逾时。画社后封，挂组陆离。洹於蛮貉，服我英威。刻之金石，作成淮夷。铭文译文：

上天有肃杀之气，万物因此得以长成。雷电大风是上天的号令，霜雪霰粒是上天的刑罚。

君主拥有军事方面的节制和威严，天下因此得以安宁。将军队部署在原野之上，凭借着铠甲兵器抵御外敌。

从前圣明的君主，能够使国家安定太平。武力是用来制止暴虐行为的，刑罚是用来辅助道德教化的。

放牧的人要除去害群之马，农民要除去庄稼的害虫。如果不是依靠军事上的功绩，又有谁能平定众多邪恶之人呢？

英明圣哲的君主，神机妙算精细入微。朝廷之中独自谋划，千里之外的事战也没有违背其意图。

早起晚睡，勤于政务，再次让中原地区安定下来。开始的时候翦除北方沙漠地区的势力，很快又消灭了蜀地的叛贼。

就像在丹徒击溃刘濞（汉景帝时的叛乱藩王），在白门擒缚吕布一样。制服恶人，哪里用得着劳师动众大规模出兵呢？

淮夷地区依仗着势力叛乱，已经四十多年了。如同长蛇一样的叛贼还没有消灭，天下都因此动荡不安。

等淮西叛贼的野心达到极点，用温和的安抚手段达不到效果，劝告晓谕他们也不思悔改。

皇帝顾念天下百姓，于是就下令进行小规模征伐。英勇的将士如同飞翔的雄鹰，闪电一般迅速出击。

就像在坛上斋戒拜韩信为将一样，军旗指向淮夷之地。我们的武力是如此强大，然而叛乱还没有完全平定。

军队集结在洹曲，进行决战打击敌人的凶焰。如同当年邓艾奇袭临晋以谋略取胜，致使姜维陷入困境。

威武的将领们，凭借着奇谋获得了成功。军队像当年韩信一样用水围困暗渡黄河，又像邓艾一样率军悬车险经行军突袭。

用长长的包围圈合围敌人，断绝他们逃跑的道路。施行德政消灭邪恶之人，登上城池擒获敌人。

商人照常做生意，农民安心耕地。洹曲的残余叛军，扔掉兵器束手投降。

皇帝嘉奖各位统帅，赏赐从不拖延时间。划分土地进行封赐，美玉丝带光彩夺目，赏赐相当丰厚。

以至于那些少数民族，都叹服皇帝的英明威武。把这些功绩刻在金石之上，作为对准夷地区的警戒。

段文昌的《平淮西碑》弱化裴度的统帅作用，更注重对李愬雪夜奇袭蔡州的具体战斗描述，贴近实际战况，突显韩信的智勇。

2024年3月4日，《天中晚报》在《平淮西碑的前世今生》中详细描述了“一碑二文”的来龙去脉。蔡州原来有一块节度使吴少诚所立的德政碑，韩愈的平淮西碑文就刻在磨平的德政碑石上，818年碑成立于蔡州北城门外。819年，段文碑成，立于蔡州北城门外。本来，这场公案可以告一段落，不料却在宋朝又引起了争议。宋徽宗政和年间，陈珣为蔡州知州，谒裴晋文公祠，读淮西碑，乃段文昌所撰，愤愤不平，当即磨去段文昌所撰《平淮西碑》，再刻韩愈所撰《平淮西碑》，立于蔡州裴公祠内。此举导致段碑原石失传，碑文仅存于《全唐文》等少数文献中。

《新唐书·李愬传》史官赞曰：“李愬俘获李祐后不杀，丝毫不怀疑地把军队交给他，是因为知道他能够帮助自己打败叛贼。李祐接受任命没有推辞，下定决心拼死效力，是因为李愬能够采用他的计谋。李祐的才能，是遇到李愬后才得以彰显，所以说平定蔡州的功劳，李愬占了多数。”不过，韩愈作为行军司马，按照当时的圣意，裴度是淮西平叛的最高指挥官，理所当然是首功，这并无不妥。

“一碑二文”成为历史奇观，但也带来不少纷争。后来，李商隐在《韩碑》一诗中为韩愈鸣不平：“文成破体书在纸，清晨再拜铺丹墀。表曰臣愈昧死上，咏神圣功书之碑。碑高三丈字如斗，负以灵鳌蟠以螭。句奇语重喻者少，谗之天子言其私。长绳百尺拽碑倒，粗砂大石相磨治。”1080年，被贬黄州的苏轼途经淮西时写道：“淮西功德冠吾唐，吏部文章日月光。千载断碑人脍炙，不知世有段文昌。”

历史长河滚滚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李愬雪夜入蔡州成为历史上出奇制胜的经典案例，裴度力主平定淮西之乱名垂青史，这场改写中唐命运的生死搏弈以朝廷的胜利告终，河北诸藩镇亦先后归顺，大唐王朝重归统一，出现了“元和中兴”的大好局面。



漯河故事·厚重漯河